

# 緬懷先父

## 高煉福點傳師

◎高雪霞

民國八十八年農曆正月初九日（俗稱天公生日）一大早，人們便被此起彼落的鞭炮聲所震醒，許多善男信女們都忙著祭拜天公，同時也恰逢後學公司開工祭典，同仁們都還沈浸在過年的氣氛中。

中午，正當後學在吃午餐時，突接一通四妹打來的電話，謂：「爸爸現正在醫院進行搶救，恐怕相當危急！」當下，尚未吃完的午餐，再也無法

下嚥，立刻叫了一部計程車，從中壢飛奔至板橋「板新醫院」。甫下車，就瞧見一部救護車停在醫院門口，下意識地，後學猜想那一定與父親有關，趨近之，果然發現大哥已坐在車裏面，大哥示意我上車再說！上了車，居然車上已擺了一付蓋上白布的擔架，而大哥、大嫂就坐在兩旁，準備載往家中。天啊！後學竟來不及見爸爸最後一面！霎時有如晴天霹靂





△筆者（左）與妹妹（右）於高點傳師靈堂前合影。

，再也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、傷心至極，我親愛的父親大人就此與我們天人永隔！母親的一周年祭日剛過，父親又緊隨而去，在頓失恃怙的景況下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椎心之痛：爸爸！媽媽！此刻的我們，情何以堪？

猶記得兩、三個月前，爸爸因不慎跌倒骨折，而經開刀及洗腎治療後，竟然體能一日不復一日，意識也一天不如一天，終至無法進食、完全癱瘓！身為兒女的我們，雖無法分擔他的病痛，然卻是「病在父母身，痛在兒女心。」而當眾多親友、道親們來病床前探望時，我們又是何等的為父親的遭遇而感到無奈啊！也許就如前輩所言：「每個人都有業障要了，逃也逃不掉，此刻就是他在了最後的業障的時候了！」在生病的期間，父親就會對

大哥說：「人家都可以出來行道，唯獨我卻沒辦法了！」大哥則安慰他：「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在為道奉獻，您不必擔心！」爸卻回答：「他們做是他們的：」真是莫大的感傷——沒有了健康的身體，要行道也困難！

回想父親大人自幼與母親「送作堆」，二十三歲成婚，陸陸續續養育了我們六個子女，而感情則歷久彌堅。自我懂事以來，父母親就是各自堅守崗位，刻盡本份，男主外，女主內，努力的為高家不斷的經營、奉獻，從早期的煤炭生意，到後來的米店、雜貨店，每日含辛茹苦的早出晚歸，才換得我們六兄弟姊妹今日的美好成就，雖很平凡，但卻很圓滿。尤值一提的是，自民國五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父親求了道，九天後就吃素，兩個月後就開

設中堂。在歷經陳來好點傳師、王軟前人（歸空後受封精德大仙）、及王金釵領導點傳師之極力成全下，信心更加堅定，不但能自渡家人，且渡化了不少親戚朋友。其後更在民國六十二年領命為「點傳師」，從此幾乎全心奉獻在道場，正所謂赴湯蹈火，在所不惜！據後學所知，宜蘭、頭城、山佳、樹林、竹南一帶就結了不少眾生緣，每回家裏有任何重大事件發生時，這些道親就會熱情的適時出現，提供人力、物力上的幫助。而我們六兄弟姐妹可說自幼就在道化家庭中長大，宛如置身在一艘平穩又安全的方法船中前進成長，如今都各有美滿的家庭，可謂也是父母親帶給我們的一大福氣啊！

然而，誠如眾所知，肉體終有毀損的一刻！近二、三年來，父母身體相繼大不如前，

一來罹患了「老人失智症」，二來又患上糖尿病。子女們雖輪番在床前照顧，仍舊挽回不了造化弄人！兩老日漸衰頹的身體，竟在短短一年二個月中，相繼的撒手西歸，與哀傷的子女們永訣。每每思及其受病痛折磨煎熬之狀，內心真猶如刀割椎敲般的流血不已！

父親享年七十八，母親享年七十一，匆匆的在人間走了一回。但他們的行誼與處世精神將與我們子女長相左右，我們將會珍惜這些無形的「道德」資產，努力的把持它，並更加發揚光大，盼望在爸、媽「在天之靈」的庇佑下，我們子女們也能在道場上，為道務的宏展克盡一份心力，也為自己立下一個正確而永恒的人生目標！

